



爱在当下

雨丁

一晃,儿子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多了。这一年里,他埋头备考,参加了多少次考公、考编,我都记不清了。除了得到两次面试的机会外,其他的努力,都如泥牛入海。

我和先生心里沉甸甸的,又互相提醒着,千万不能让孩子感觉到我们的焦虑。考试方面我们帮不上忙,只能在生活中对他悉心照料,倾尽所有默默支持,盼他能安心前行。

深夜里,我看到他伏案学习的背影,心里隐隐地疼;偶尔听到他在房间里不由自主地叹气,心就紧紧地揪到一起。

晚上12点,有蚊子在耳边嗡嗡,我不胜其烦,翻来覆去难以入眠,索性起身打开台灯看书。看了一会儿,我听到儿子去卫生间的声音。看到我这里灯亮着,他过来问:“妈,你怎么还不睡?”我回他:“有蚊子。我看会儿书,就睡。”他立即要把他房间里的电蚊香拿来给我插上,我极力反对。宁愿自己受蚊子困扰,我也不舍得分走儿子的一刻安眠。可是儿子一再说:没事儿,我那边一只蚊子也没有。他拿来蚊香,还细心拆开一包新的驱蚊片,弯腰帮我装好。看着儿子认真换驱蚊片的样子,我的心里淌过一股暖流。

又一个晚上,9点半,我迷迷糊糊正要进入梦乡,先生走过来轻声问我:咱家还有没有碘伏了?我烦躁地回道:“刚入睡被你问清醒了,自己去找,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。”他默默去了书房。

儿子闻声从房间里出来,问道:爸,你找碘伏干什么?我来给你找。他爸小声回了一句:“不用,我自己找。”书房里传来儿子大声命令他爸的声音:你坐那儿别动,我来。一阵窸窸窣窣的翻找声后,我听到儿子从书房出来了。彼时,我已完全清醒,问:碘伏找到了没?你爸咋了?

“他洗澡时脚趾甲盖碰掉一块,刚才进水了,怕感染了。”我一惊:“咋这么笨,洗个澡还能洗出事儿来。”儿子说:“不要紧,我去药店买点碘伏。”他爸在后面喊:“别出去了,这个点儿药店都关门了,买不到的。”我看了一下手机,已经晚上9点46分了。

儿子边说“没事儿”边往外走,咚咚咚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。一会儿,他在楼下打来电话,说附近的两家药店都关门了,打算去小区外面看看。他爸不让去,过了一会儿,儿子咚咚咚跑了上来,说他已经美团上订外卖了。

晚上10点20分,两瓶碘伏送来了。全家人心下大安。他爸让儿子去睡了,抹好碘伏后,来到床前坐下,眼眶湿润润的,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控制住情绪,一字一顿地说:“今天晚上我很感动。”

人人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,可儿子到关键时候胜过军大衣啊!

三天前的傍晚,下班很晚,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先生的生日,就对先生说:“今天你过生日,咱们出去吃吧。”他立即掏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。儿子说不想出去吃,白天出去时把脚崴了。他爸说:“今天我过生日,咱们一起出去庆贺一下。”儿子立即说好的。一会儿,儿子忍着脚痛,穿戴整齐下来了。席间,他举杯祝福爸爸,略带腼腆地说:“爸,妈,永远爱你们。”

他爸的眼眶里顿时盈满泪花,我也心酸又欣慰。想起儿子青春期跟我们顶嘴的模样、如今求职受挫还如此懂事的隐忍,两行热泪悄悄顺着脸颊淌下。

人在世上,都喜欢追求成功、荣耀,可在平淡的日子里,感受到家人之间爱的涓涓细流在流淌、在闪光,彼此滋养,这才是人生最富足的境界啊!

我的世界杯

于晓东

2026年的世界杯激战正酣,我不是球迷,也不懂足球,但四年一届的火爆世界杯依旧令我难忘。

四年,也许对人生来说并不算长,世界杯像是精准的时钟,每隔四年就会响起一次钟声,把不同的“四年”编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套人生的连环画。三十年来,每当世界杯举办之时,我都常忆起以前每届世界杯举办时自己的境遇、自己当时在干什么。有时是在享受快乐,有时是在经历坎坷,一路走来,迎接着一次又一次世界杯,也怀念着所经历过的每一次世界杯。

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杯,是1998年上初中时,那个暑假前的夏日。当年的花季少年已入不惑之年。世界杯像是没有文字的日记,记录着我的青春、迷惘、失意、困苦、希望和成功。不管成功还是挫折,大力神杯仿佛与我同在,似乎一直在给予我力量。

一个小小的足球,却像是一个大乾坤,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。世界杯不仅仅是几场球赛,绿茵场上的拼搏精神早已超出了体育范畴,是锲而不舍的力量象征,激励着我迈出向前的每一步。

世界杯是球迷的狂欢节,也是属于非球迷的我的节日。

那片霞光

徐卫兵

每次走过小城广场旁的那条霞光路,我总会被道路两侧高大苍劲的松柏牵住目光。路西广场百花竞放,热闹喧腾,唯有这些青松,以沉默的庄严锚定这片街巷的精神底色。可岁月流转间,这抹绿色灵魂,已然裂开触目惊心的伤痕。

路西的松树展开墨绿巨伞,阳光穿落针叶,洒下满地细碎光斑;风过林梢,松涛沉沉,似远古悠长的吟唱。路东却是另一番惊心景象:成片树冠枯黄萎顿,如生命垂暮最后的挣扎;树皮皴裂斑驳,宛若老人凸起的手背;路边新锯的树桩还沁着树脂,凝在截面,像未风干的血迹。

不过二十米宽的路面,西侧枝桠遒劲,松针油亮苍翠;东侧枝叶疏落,针叶枯竭如锈蚀铁钉。沿街商铺的玻璃橱窗,静静映着枯树萧索的影子。服装店老板娘脚脚擦拭橱窗,奶茶店灯箱泛着冷绿光影,落在灰褐色的枝干上。市井间传言,有些商户嫌大树遮挡门面、影响生意,破坏了这些树。那些日渐枯死的树木,对着的恰是几间频繁更换招牌、经营艰难的店面。

市政绿化车依旧准时巡路,工人拖着长长的水管,把清冽的清水浇向树根。这般施救,更像一场迟到又徒劳的挽留。待到树木彻底枯朽,终在电锯轰鸣里轰然倒地,只余下磨盘般沉默的树墩,空气中漫开松脂与木屑交织的淡淡气息。

夜幕垂落,霓虹次第亮起。枯树疏朗的枝桠,投下蛛网般凌乱的暗影,似大地悄然裂开的纹路。尚存的老松兀自散发清冽的草木气息,与街边烤红薯的甜香、火锅店浓烈的麻辣味在晚风里交织缠绕,仿佛守护着这片土地最后的本真。

我常在路旁驻足细数:道西依旧挺立三十六棵青松,道东却只剩二十棵零落残存。余下的几株,在寒风中瑟缩飘摇。不知它们能否安稳熬过凛冬,能否留住昔日参天挺拔的姿态;更不知霞光路最终走向何方——是重归连绵绿云,还是沦为商业街单调光秃的陪衬。

行路人步履匆匆,多对草木凋零视而不见。我看见松柏的枯萎,为它们落笔寄怀,可这份书生式的悲悯终究无力。一边贪恋自然绿意的慰藉,一边又纵容它一步步走向消亡,我们失去的何止几棵老树、一路风光,更是对生命的敬畏,以及那道本该照进人心的霞光。

“讨口彩”

刘甲凡

“讨口彩”也叫“借口彩”,通常是指民间利用语言的谐音和一些事物的特性,人为加以创意获得新的寓意,来寄托人们某些美好的心理愿望。如:婚宴上把碗打碎了,就说“碎碎(岁岁)平安”;年夜饭吃鱼要留下一些,叫“年年有余(鱼)”。日常生活中,“讨口彩”反映在方方面面、五花八门,说起来都挺有意思。

“讨口彩”源远流长,很早以前,在学子们赴考期间就有关于“讨口彩”的记述。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写过一本《古今谭概》的书,其中有一篇题为《俗讖》的文章,讲述了这样一件事:说在某地举行乡试的前一日,考生们借宿的旅店老板,必定会提供一份煮熟的猪蹄,即“熟蹄”,与熟悉考试题目的“熟题”谐音。同时,考生们在旅店里吃饭,一旦筷子掉到地上,店小二不能说“落地(第)了”,而要说“及第(地)了”,这都是为考生高中皇榜“讨口彩”吧。

时至今日,社会上也传承了“讨口彩”。如:给班里的每个学生发了一颗“棒棒糖”,祝愿他(她)们开考时答题“棒棒哒”。学校食堂当日提供的面食是“发糕”和“粽子”,寓意“高(糕)中(粽)”。社会上对这种“讨口彩”的做法,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。有人说属封建迷信,笔者却认为“讨口彩”是一种语言艺术,与禁忌语、委婉语一样,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,何乐而不为?

池水无风

刘吉训

从乡村走出来的人,都清楚地记得乡间的池水。

池塘边垂柳依依,芳草萋萋。用条石板镶嵌着围成的池塘里,汛期水满,枯期水浅,但永远平静的是那一汪泛青的水面。水平如镜,毫无表情,包容的池水不知是深是浅。

不用说身心疲惫归乡的游子,就是旅途劳顿的外来人,走过池边,面对池水,也会暂时将心情抹平。

池水无风。不是说没有风雨侵袭,而是说池水永远保持一种无风的姿态。山风吹过,就算是狂风大作,池水也只是一传十、十传百地微微探身看一眼,整体却始终处于平稳。骤雨袭来,池水只统一绽露出一批浅浅的水花,整个身姿仍然处变不惊。

时有顽童用石块点击,对池水来说更是小事一桩,可以忽略不计。就是偶有山石砸下,造成轩然大波,池水也能迅速愈合伤口,然后平静如常。

池水无风。并不意味着风暴没有威力。风暴可以摧枯拉朽,可池水永远滋润着自己从不干枯,所以便立于无法摧毁之列。风暴可以排山倒海,可池水不去攀比山的巍峨,也不去奢望海的宽阔,这样便既不能将它排开也无法将它倾倒。

池水太普通,毫不起眼,所以外界的风暴呀骤雨呀干脆不去光顾它好了。这样我们就说池水无风。

静若止水,许多大彻大悟、超凡脱俗的东西,看上去往往很平凡,很平静,很简单。

池水无风,莫非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亦无风?